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七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十三

夏秋七月朔唐朔方奏夏州党項入寇擊敗之追至賀蘭山賀蘭山在

靈州係靜縣己丑虜加鎮海鎮東軍節度使錢元璿守中書令庚寅唐李存瓌至成都孟知祥拜泣受詔唐武安靜江節度使馬

希聲以湖南比年大旱命閉南嶽及境內諸神祠門舊以霍山爲南嶽今霍中

天柱山是也蓋漢武帝以衡山遐遠途從南嶽於霍山耳至唐後以衡山爲南嶽竟不雨辛卯希聲卒六

軍使袁詮潘約等迎鎮南節度使希範於朗州而立之鎮南軍洪州時屬吳

馬希範領節耳希範  
字寶規殷第四子

乙未孟知祥遣李存瓌還道上表謝罪且

告福慶公主之喪自是復稱藩然益驕倨矣 庚子唐以西京雷

守同平章事李從珂爲鳳翔節度使

爲李從珂自鳳翔奪嫡張本

唐廢武興

軍復以鳳興文三州隸山南西道

鳳興文本山南西道巡屬唐末始分三州置威義軍等與前蜀

王氏復置武興軍今廢之州還舊屬

丁未唐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鳳同平章

事充安國節度使

八月庚申馬希範至長沙辛酉襲位

甲子

孟知祥令李昊爲武泰節度使趙季良武信節度使李仁罕保甯節度使

趙廷隱甯江節度使張業昭武節度使李瑩草表上之於唐請以知祥

爲蜀王行墨制仍自求旌節昊曰比者諸將攻取方鎮卽有其地

謂李仁罕克蓬州卽爲武信節度使趙廷隱克梓州爭東川也

今又盍自求節鉞及采明公封爵

然則輕重之權皆在羣下矣借使明公自請豈不可邪知祥大悟

更令吳爲己草表請行罷制補兩川刺史已下又表請以季夏等

五雷後爲節度使初安重誨欲圖兩川自知祥殺李晟

見二百七十五卷

成二年每除刺史皆以東兵衛送之小州不減五百人夏魯奇李仁

矩武虔裕各數千人皆以牙隊爲名及知祥克遂聞利夔黔梓六

鎮得東兵無慮三萬人恐朝廷徵還表請其妻子 吳徐知誥廣

金陵城周圍二十里

徐溫先已築金陵今知誥復廣之

初吳丹旣弒寇抄盧龍

諸州皆徧幽州城門之外虜騎充斥唐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虜

多伏兵於閭溝掠取之

據水經漢豕郡故安寧有閭溝其西山則易水所出也

唐史作鹽溝

鈞爲節度使城閭溝而戍之爲良鄉縣

良鄉漢古縣趙德鈞移之於閭溝耳匈奴須知閭溝

縣北至燕六十里古良鄉空城南至涿州四十里蓋契丹得燕之

後文良鄉縣爲閭溝也所謂古良鄉空城卽趙德鈞夫移縣之前古

城也糧道稍通幽州東十里之外人不敢樵牧德鈞於州東五十

里城潞縣而戍之

潞漢古縣唐屬幽州匈奴須知潞縣東二里有潞河自潞縣西至燕六十里

近州之

民始得稼穡至是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

唐開元四年分路縣置三河縣屬薊州匈奴須知三河縣西至燕一百七十里薊州西至三河縣七十里虜騎來爭德

鈞擊卻之九月庚辰朔奏城三河畢邊人賴之 壬午唐以鎮南

節度使馬希範爲武安節度使兼侍中 孟知祥命其子仁贊攝

行軍司馬兼都總轄兩川牙內馬步都軍事 冬十月己酉朔唐

主夏復遣李存瓌如成都凡劍南自節度使刺史以下官聽知祥

差署訖奏聞朝廷更不除人唯不遣戍兵妻子然其兵亦不復徵

也 唐秦王從榮喜爲詩聚浮華之士高崇等於幕府與相唱和

頗自矜伐每置酒輒令僚屬賦詩有不如意者面毀裂抵棄于地

從榮入謁唐主夏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夏曰有暇讀書與諸

儒講論經義爾唐主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碩儒端士乃可  
觀之吾見莊宗好爲詩甚無謂也汝將家子文非素習必不能工  
傳於人口徒取笑耳吾老矣於經義雖不能曉然尙喜屢聞之聞  
人智思其餘不足學也 丙辰唐幽州奏契丹屯捺刺泊

時幽州有備契

丹寇掠不得其志契丹主西陲曠曠曠若捺刺泊出志雲朔之阻薛  
史本紀是年十一月雲州奏契丹主在黑榆林南捺刺泊治造攻  
城之具是後石敬瑭讓河東因契丹部洛新在雲應遂奪其兵力  
以取中國而燕雲十六州之地遂皆爲北方引弓之民。捺音難

入

唐彰義節度使李金全入朝獻馬百匹數日又獻唐主璽不

受曰卿忠馬多邪何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爲治何如無乃以馬  
爲事乎金全慚沮不能對金全吐谷渾人也 壬申遣大理少卿

康澄上書曰臣聞童謠非禍福之本妖祥豈隆替之源故雖雉升

鼎而桑穀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

殷王太戊時毫有祥桑穀共生於朝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

耳而離二君疆而窮德殷道復興  
神馬長嘶而玉繩告兆不能延

晉祚之長  
晉懷帝永嘉六年二月神馬嘶南城門魏明帝時張掖柳谷水湧有石馬石牛石龍之祥人以爲晉寶應之

是知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

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蠶賊傷稼不足

懼  
食便曰孟食節曰賢人藏隱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

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

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脩而靡忒唐主竄

優詔獎之 唐史館修撰張昭遠上言乞復本朝故事置觀察使

問民疾苦御史彈事諫官月給諫紙唐主竄竝從之時唐主方務

聽納昭遠復上疏曰伏念任邦之道有八審焉願爲陛下陳之夫

委任審于材器聽受審於忠邪出令審於煩苛興師審於德力賞

開番於喜怒設譽審於愛憎議論審於賢愚變寵審於奸佞推是

八審以決萬幾庶可以臻治唐主覽之稱善 唐秦王從榮爲人

鷹視鷲眦峻急鷹視者如飛鷹欲攫俯而側目覷物既判六軍諸衛事復參朝政多

驕縱不法初安重誨爲樞密使上專屬任之從榮及宋王從厚自

襁褓與之親狎雖典兵常爲重誨所制畏事之及重誨死王淑妃

與宣徽使孟漢瓊宣傳制命范延光將延壽爲樞密使從榮皆輕

侮之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妻永甯

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疾從榮以從厚聲名出己右尤忌之事

二百七十六從厚善以卑弱奉之故嫌隙不外見石敬瑭不欲與

從榮共事從榮判六軍諸衛事石敬瑭爲副便是共事也常思外補以避之范延光趙延

壽亦慮及禍屢辭機要請與舊臣迭爲之唐主竄不許會契丹欲



入寇唐主命擇帥臣鎮河東延光延壽皆曰當今帥臣可往者獨

石敬瑭康義誠耳

康義誠起代北事晉王及莊宗及帝三世在兵

向爲

雖不聞有功但以鄴都兵亂之時贊帝舉兵南

功耳敬瑭亦馳行唐主卽命除之既受詔不落六軍副使敬瑭復

辭唐主乃以宣徽使朱宏昭知山南東道代義誠詣闕 十一月

辛巳唐以三司使孟鵠爲忠武節度使以忠武節度使馮贊充宣

徽南院使判三司鵠本刀筆吏與范延光鄉里厚善數年間引擢

至節度使唐主竄雖知其太速然不能違也 乙酉唐主竄以胡

寇浸逼北邊命趣議河東帥石敬瑭欲之而范延光趙延壽欲用

康義誠議久不決權樞密直學士李崧以爲非石太尉不可延光

曰僕亦累奏用之上欲留之宿衛耳會唐主怒其遲緩遣中使賁

延光等眾乃從崧議丁亥以石敬瑭爲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兼

大同振武彰國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

唐末移大同軍於雲州振武軍于朔州帝應州

人部位置彰國軍於靈州以與唐軍爲寰州隸之莊宗同光元年置威塞軍於新州以馮儒武三州隸之四軍皆節鎮也

侍中爲石敬瑭以河東倚契敬瑭深德崧使人謝之曰造塔者必

合其尖蓋欲使崧終始成己事也己丑唐加樞密使趙延壽同

平章事吳以諸道都統徐知誥爲大丞相太師加鎮德勝節度

使楊行密起于廬州收復晉德勝節度于廬州言以德而勝也知誥辭丞相太師唐大同節

度使張敬達聚兵要害契丹竟不敢南下而還柴薛史時契丹帥族帳自黑榆林掠

刺泊至沒越泊云借漢界水草張敬達聚兵過其衝要虜竟不敢南牧敬達代州人也唐蔚州刺

史張彥超本沙陁人嘗爲唐主賣養子與石敬瑭有隙聞敬瑭爲

總管梁城附於契丹契丹以爲大同節度使唐石敬瑭至晉陽

以部將劉知遠周瓌爲都押牙委以心腹軍事委知遠爲劉知遠爲石敬瑭

佐命又以是而基漢業張本 帝藏委瓊瓌晉陽人也 十二月戊午虜以康議

誠爲河陽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都指揮使

葉夢得石林燕語云自梁置在京馬

步軍都指揮使後唐遂置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以朱宏昭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是歲漢

主劉勰立其子耀楸爲雍王龜圖爲康王宏度爲賓王宏熙爲晉

王宏昌爲越王宏弼爲齊王宏雅爲韶王宏澤爲鎮王宏操爲萬

王宏杲爲循王宏暉爲思王宏邁爲高王宏簡爲同王宏建爲益

王宏濟爲辯王宏道爲貴王宏昭爲宣王宏政爲通王宏益爲定

王未幾徙宏度爲秦王

唐長興四年閏主王延鈞鉉 春正月戊子虜加秦王從榮守尙

書令兼侍中庚寅以端明殿學士歸義劉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歸義縣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 真封宅王延鈞未 閩王

閩州

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

真封宅王延鈞未

閩王

王延鈞更命其宅曰龍躍宮遂詣寶皇宮受冊備儀衛入府卽皇

帝位國號大閩大赦改元龍啟更名璘追尊父祖立五廟以其僚

屬李敏爲左僕射門下侍郎其子節度副使繼鵬爲右僕射中書

侍郎竝同平章事以親吏吳勛爲樞密使唐册禮使裴傑程侃適

至海門海門卽今福清縣之海門鎮是也閩主王璘以傑爲如京使侃固求北還

不許閩主自以閩小地僻常謹事四鄰由是境內差安二月戊

申孟知祥墨制以趙季良等爲五鎮節度使孟知祥爲五鎮節度使缺朝廷依違不報而

許之墨制著授故事詳因而自授五鎮節度置涼州大將拓拔承謙及耆老上表請

以權知留後孫超爲節度使唐主竄問使者超爲何人對曰張義

潮在河西張義潮以河西來歸事始二百四十九卷唐宣宗大中五年朝廷以大平軍二千五

百人戍涼州自黃巢之亂涼州爲党項所隔鄆人稍稍物故皆盡

超及賊中之人皆其子孫也唐主乃以超爲涼州節度使 乙卯

唐以馬希範爲武安武平節度使

馬希範席父兄之業故稱廷仍命以潭朗兩鎮兼中書

令 戊午唐定難節度使李仁福卒庚申軍中立其子彝超爲留

後 癸亥唐以孟知祥爲東西川節度使蜀王 先是唐河西諸

鎮皆言李仁福潛通契丹

是時河西北方涼州沙州二鎮然使命不常通也竊意河西當作關西歐史只

作邊將多言仁福通于契丹尤爲槩括

唐主竄恐其與契丹連兵併吞河右南侵關

中會仁福卒三月癸未以其子彝超爲彰武節度使

唐末以延州置保塞軍岐改爲

忠義軍後唐改爲彰武軍

徙彰武節度使安從進爲定難留後仍命靜塞節度

使藥彥稠將兵五萬送從進赴鎮因以宮苑使安重益爲監軍從

進索葛人也

索葛部居振武宋白曰安從進本貫振武軍索葛村

乙酉唐主竄救諭夏銀綏宥將

制除趙季良等爲五鎮節度使 丁亥唐主竄救諭夏銀綏宥將

士吏民以夏州窮邊李彝超年少未能扞禦故從之延安

延州延安郡

從命則有李從曠高允韜富貴之福

李從曠事見上卷長興元年又是年高允韜自鄜延歸安

國逆命則有王都李匡賓覆族之禍

王都事見二百七十六卷天咸四年李匡賓事見上卷元

年夏四月彝超上言爲軍士百姓擁留未得赴鎮詔遣使趣之

唐之言事者請爲親王置師傅宰相畏秦王從榮不敢除人請令

王自擇秦王府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薦兵部侍郎劉瓚於從榮

歐史作劉贊時爲刑部侍郎

從榮表請之癸丑以瓚爲祕書監秦王傅前襄州

支使山陽魚崇遠爲記室

漢之山陽郡唐爲曹濟之地此山陽唐楚州之山陽縣也舊唐書地理志曰山

陽縣漢臨淮郡之射陽縣地晉置山陽郡改爲山陽縣唐爲楚州治所

瓚自以左遷泣訴不得免制

六部侍郎除吏部之外餘皆從四品下王傅從三品然六部侍郎

爲暫用王傅爲左遷以職事有防處之不同也當是時從榮地居

諸副則秦王傅不可以開官言蓋以

從榮輕佻峻急恐預其禍求自脫耳王府參佐皆新進少年輕脫

諂諛瓚獨從容規諷從榮不悅瓚雖爲傅從榮一概以僚屬待之

瓚有難色從榮覺之自是戒門者勿爲通月聽一至府或竟日不

召亦不得食李彝超不奉唐詔遣其兄阿囉王守青嶺門青嶺門益

漢上郡橋山之長城門也集境內黨項諸胡以自救唐藥彥稠等

進屯蘆關蘆子關在延州延昌縣北通坳聚米岡彝超遣党項抄

糴運及攻具唐兵自蘆關退保金明金明漢膚施縣地後魏太平

郡管縣縣又尋廢唐武德二年分膚施縣復置金明縣宋熙寧五

年省金明縣爲塞蜀府施縣趙珣聚米岡徑日自蘆關南入塞門

卽金明路陳執中日塞門至金明二百里 閩主王璘立子繼鵬爲福王充寶皇宮使

五月戊寅虜立子從珂爲潞王從益爲許王從子天平節度使

從溫爲兗王護國節度使從璋爲洋王成德節度使從敏爲涇王

庚辰閩地震閩主王璘避位脩道命禱王繼鵬權總萬機初閩

王至審知性節儉府舍皆庫陋至是大作宮殿極土木之盛甲

申唐主竄暴得風疾庚寅小愈見羣臣於文明殿

薛史梁開平三年改西京貞觀

殿爲文

壬辰夜夏州城上舉火比明雜虜數千騎救之

夜舉火于城上

及明而雜虜至蓋先約以舉

烽爲號後內外夾擊唐兵也唐安從進遣先鋒使宋溫擊走之

吳宋齊邱勸徐知誥徙吳主都金陵知誥乃營宮城於金陵唐

主竄旬日不見羣臣都人恟懼或潛竄山野或寓止軍營

寓止軍營者恐

軍中起變欲

依之以自全宥司不能禁或勸范延光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動

當以靜宜少待之秋七月庚辰唐主力疾御廣壽殿人情始安

唐安從進攻夏州城赫連勃勃所築

夏州城赫連勃勃蒸土所築統萬城也事見一百一

十七卷晉安帝義熙九年宋白曰統萬城在朔方之北黑水之南其城土白而堅南有亢澱峻險非人力所攻迄今雉堞雖久崇甍

若新堅如鐵石斷鑿不能入又党項萬餘騎徜徉四野抄掠糧餉唐



軍無所芻牧山路險狹關中民輸斗粟東案費錢數緡民間困竭

不能供李彝超兄弟登城謂從進曰夏州貧瘠非有珍寶蓄積可

以充朝廷貢賦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

唐僖宗時拓拔思恭蘇夏州傳思謙彝昌仁福以至

彝超不欲失之葢爾孤城勝之不武何足煩國家勞費如此幸爲表

聞若許其自新或使之征伐願爲效先唐主竄聞之壬午命從進

引兵還其後有知李仁福陰事者云仁福畏朝廷除移揚言結契

丹爲援契丹實不與之通也致朝廷誤興是役無功而還自是夏

州輕朝廷每有叛臣必陰與之連以邀賂遺唐主疾久未平征夏

州無功軍士頗有流言乙酉賜在京諸軍優給有差旣賞資無名

士卒由是益驕

唐兵之驕始於同光甚於長興極於清泰至漢運之末契丹入汴首兵不得食者矣

丁

亥虜賜錢元璿尉吳元璿於兄弟甚厚其兄中吳建武節度使

元璟自蘇州入見

吳郡於蘇州置中吳節度薛史曰唐莊宗三年升蘇州爲中吳軍

元璟以家人

禮事之奉觴爲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之賜也

元璟讓位於元

詳見二百七十六卷天成三年

元璟曰先王擇賢而立之君臣位定元璟知忠順

而已因相與對泣

戊子閩主王璠復位初福建中軍使繼文傑

性巧佞閩主喜奢侈文傑以聚斂求媚閩主以爲國計使親任之

文傑陰求富民之罪籍沒其財被榜捶者胸背分受仍以銅斗火

熨之建州土豪吳光入朝文傑利其財求其罪將治之光怨怒曲

其眾萬人叛奔吳

爲吳光引吳兵攻建州而文傑討張本

唐主竄以工部尙書盧

文紀禮部郎中呂琦爲蜀王孟知祥冊禮使併賜知祥一品朝服

知祥自作九旒冕九章衣車服旌旗皆擬天子八月乙巳朔文紀

等至成都戊申知祥服袞冕備儀衛詣驛

時館風文紀等於成都驛舍

降階北

面受冊升玉輅至府門來步輦以歸

玉輅天子之輅步輦以人挽之

文紀簡求之

孫也

盛唐末綸之子也唐宣宗懿宗之時內歷臺閣外兼節鎮

戊申唐羣臣上尊號曰聖明

神武廣道法天文德恭孝皇帝大赦在京及諸道將士各等第優

給時一月之閒再行優給由是用度益窘

明宗之優給蓋非宗之過也給之愈濫士心愈

緊由是有到鳳翔更請一分之事

太僕少卿致仕何澤見唐主直寢疾奏王從

榮權勢方盛冀已復進用

歐史曰何澤外雖直言而內實邪佞與宰相趙鳳有舊數私于鳳鳳薄其為人

以為太常少卿故未出澤先知之俾執新官上章自訴意下中書鳳等言澤未拜命而執新官職何妨且請生以若乃以太僕少卿

致仕居於河陽表請立從榮為太子唐主覽表泣下私謂左右曰羣臣請

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不得已丙戌詔宰相樞密使議之

丁卯從榮見唐主言曰竊聞有姦人請立臣為太子臣幼少且願

學治軍民不願當此名唐主曰羣臣所欲也從榮退見范延光趙

延壽曰執政欲以吾爲太子是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宮耳延光等知唐主意且懼從榮之言卽具以白唐主辛未制以從榮爲天下兵馬大元帥 九月甲戌朔吳主楊邁立德妃王氏爲皇后 戊

寅唐加范延光趙延壽兼侍中

癸未唐中書奏節度使見元帥

儀雖帶平章事亦以軍禮廷參從之

時中書門下奏自歷朝以來無天下兵馬大元帥公事儀

注或專一面之體或憑者道之帥其儀注規程公事較非故實未見明文臣等謹沿近事伏見招討使總管兼受副使已下兼統庭禮今望令諸道節度使以下凡帶兵權者見元帥階下具甲禮參見皆巾公狀其使罪者初相見亦以軍禮一度已使客禮相見應天下諸軍務公事元帥府行指揮其判六軍諸衛事則行公既往來其元帥府所置官屬補奏軍職則委元帥奏請若置案是時執政畏從榮

崇秋太過

唐主竄欲加宣徽使判三司馮贇同平章事贇父名

章執政誤引故事庚寅加贇同中書門下二品充三司使

唐制中書門下

二省惟中書令侍中正二品侍郎則正三品以兩省侍郎兼宰相之職則謂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尚官與自依本品今同中書門

下二品別其品同  
兩省長官是誤也

臣秦王從榮請嚴衛捧聖步騎兩指揮為牙

兵每入朝從數百騎張弓挾矢馳騁衢路令文士試草檄淮南書

陳己將廓清海內之意又不快於執政私謂所親曰吾一旦南面

必族之范延光趙延壽懼屢求外補以避之唐主竄以為見己病

而求去甚怒曰欲去自去奚用表為齊國公主復為延壽言於禁

中云延壽實有疾不堪機務

趙延壽請帝  
女齊國公主

丙申二人復言於唐主

曰臣等非敢憚勞願與勳舊迭為之亦不敢俱去願聽一人先出

若新人不稱職復召臣臣即至矣唐主乃許之戊戌以延壽為宣

武節度使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朱宏昭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制下

宏昭復辭

亦懼從榮  
之禍也

唐主叱之曰汝輩皆不欲在吾側吾若養汝

輩何為宏昭乃不敢言

唐吏部侍郎張文寶泛海使杭州船壞

水工以小舟濟之風飄至天長

天長縣在揚州西一百一十里

從者二百人所存

者五人吳主楊溥厚禮之資以從者儀服錢幣數萬仍爲之牒錢

氏使於境上迎候文寶獨受飲食餘皆辭之曰本朝與吳久不通

問今斷非君臣又非賓主若受茲物何辭以謝吳主嘉之寬達命

於杭州而還 庚子愷以前義成節度使李贇華爲昭信節度使

留洛陽食其俸

去年以李贇華帥義成事見上卷案唐末於金州道昭信節度五代兵爭不復以爲節鎮又梁五代

會要長興二年升虔州爲昭信節度時虔州屬吳吳以爲百勝節

度贇華所領節帥虔州在幽州之北唐盛時所置以處

突厥降者抑以贇華領昭信而信字乃化字之誤歟 辛丑愷

詔大元帥從榮位在宰相上 吳徐知誥以國中水火屢爲災曰

兵民困苦吾安可獨樂悉縱遣侍妓取樂器焚之 閩內樞密使

薛文傑說閩主王璠抑挫諸宗室從子繼嗣不勝忿謀反坐誅連

坐者千餘人 冬十月乙卯范延光馬贊奏西北諸胡賣馬者  
往來如織日用絹無慮五千匹計耗國用什之七請委緣邊鎮戍  
擇諸胡所賣馬良者給券具數以聞從之 戊午唐以前武興節

度使孫岳爲三司使

代馮贊也

范延光屢因孟漢瓊王淑妃以求

出庚申以延光爲成德節度使以馮贊爲樞密使唐主竄以親軍  
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康義誠爲朴忠親任之時要近  
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禍義誠度不能自脫乃令其子事秦王  
務以恭順持兩端冀得自全 權知夏州事李彝超上表於唐謝  
罪求昭雪壬戌以彝超爲定難軍節度使 十一月甲戌唐主竄  
餞范延光酒罷唐主曰卿今遠去事安盡有對曰朝廷大事願陛  
下與內外輔臣參決勿聽羣小之言

內輔臣謂樞密使  
外輔臣謂宰相

遂相泣而

別時孟漢瓊用事附之者其爲朋黨以蔽惑主聽故延光言及之

庚辰盧改慎州懷化軍爲昭化軍置係順軍於洮州領挑郭等

州自唐肅宗以來洮州沒于吐蕃是時必有西戎首領來歸附故置節鎮以寵授之

戊子唐主賈疾復

作己丑大漸秦王從榮人問疾于廣壽殿唐主悅首不能舉王淑

妃曰從榮在此唐主不應從榮出乃遷於雍和殿宮中皆慟哭至

夜半唐主蹶然自興於榻而侍疾者皆去顧殿上守漏宮女曰夜

漏幾何對曰四更矣唐主卽唾肉如肺者數片湯使液斗餘守漏

者曰大家省事乎曰吾不知也有頃六宮皆至曰大家還魂矣因

進粥一器至旦疾少愈而從榮不知謂唐主已殂矣遂稱疾不入

朝從榮自知不爲時論所與恐不得爲嗣與其黨謀欲以兵入侍

先制權臣然後卽位

權臣謂孟漢瓊朱宏昭馮贊等

辛卯從榮遣都押牙馬處鈞



謂朱宏昭馮贊曰吾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當止於何

所二人曰王自擇之既而私於處鈞曰主上萬福王宜竭心忠孝

不可草草處鈞以告從榮從榮怒復遣處鈞謂二人曰公輩殊不

愛家族那何敢拒我二人患之人告王淑妃及宣徽使孟漢瓊咸

曰茲事不得康義誠不可濟

康義誠時總侍衛親軍故欲與之合謀拒從榮

乃召義誠謀

之而義誠有子在秦王府未敢決其謀乃謂宏昭曰義誠將校

不敢預議惟相公所使宏昭疑義誠不欲眾中言之夜邀至私第

問之其對如初

康義誠之初計欲持兩端以自全故其對如此

壬辰黎明從榮自河南府

常服將步騎千人陳於天津橋

從榮時以河南尹判六軍諸衛居河南府

遣馬處鈞至

馮贊第語之曰吾今日決入且居興聖宮

帝之嗣位也先人居興聖宮故從榮欲效之

公輩各有宗族處事亦宜詳允禍福在須臾耳又遣處鈞詣康義

誠義誠曰王來則奉迎

言來則奉迎不來則不敢輕動此即義誠君子事秦府之初計也

贊馳入

右掖門見宏昭義誠漢瓊及三司使孫岳方聚謀於中興殿門外

五代會要唐莊宗同光二年改洛陽崇動殿爲中興殿爲春門爲中興門

贊具道處鈞之言因譏義誠

曰秦王言禍福在須臾其事可知公勿以兒在秦府左右顧望主

上拔擢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苟使秦王兵得入此門置主上何地

吾輩尙有遺種乎義誠未及對監門白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

監門

監門衛將軍也端門官城正南門

漢瓊拂衣起曰今日之事危及君父公猶顧望

擇利邪

公謂康義誠

吾何愛餘生當自帥兵拒之耳卽入殿門宏昭贊

隨之義誠不得已亦隨之入漢瓊見唐主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

須臾入宮則大亂矣宮中相顧號哭唐主曰從榮何苦乃爾問宏

昭等有諸對曰有之適已令門者認門矣唐主指天泣下良久謂

義誠曰卿自處置勿驚百姓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也時

侍側唐主曰吾與爾父言矢石定天下數脫吾於厄從榮輩得何

力今乃爲人所教爲此悖逆我固知此曹不足付大事當呼爾父

授以兵柄耳時從珂須臾期汝爲我部開諸門重吉卽帥控鶴兵守宮門

孟漢瓊被甲乘馬召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

從榮方據胡牀坐橋上遣左右召康義誠端門已閉叩左掖門端

之東門曰左掖門西門曰右掖門言在端門之左右若背掖之左右然也從門隙窺之見朱洪實引騎

兵從內出走白從榮從榮大驚命取鐵掩心損之甲在背前者謂掩心坐調

弓矢皇城使安從益率騎兵三百衝之從榮兵與戰從益兵稍卻

俄而洪實騎兵大至從榮乃走歸河南府僚佐皆竄匿耳兵掠嘉

善坊潰去從榮與妃劉氏匿牀下安從益就斬之并殺其子以其

首獻初孫岳頗得豫內廷密謀馮朱患從榮狠抗

馮朱謂馮質朱宏昭皆別當謂

王敦曰處仲狠抗無上

岳嘗爲之言從榮必敗之狀康義誠恨之至是乘亂

密遣騎士射殺之唐主聞從榮死悲駭幾落御榻絕而復蘇者再

由是疾復劇從榮一子尚幼養宮中諸將請除之唐主泣曰此何

罪不得已竟與之癸巳馮道帥羣臣入見唐主於雍和殿唐主兩

泣嗚咽曰吾家事至此悲見卿等君臣相顧泣下霑襟時宋王從

厚爲天雄節度使甲午遣孟漢瓊徵從厚卽令漢瓊權知天雄軍

府事丙申追廢從榮爲庶人執政共議從榮官屬之罪馮道曰從

榮所親者高勣劉陟王說而已任贊到官纔半月王居敏司徒詡

在病告已半年豈遂其謀居敏尤爲從榮所惡昨舉兵向關之際

與陟並轡而行指日景曰來日及今已誅王詹事矣

王詹事謂王居敏

自非與之同謀者豈得一切誅之乎朱宏昭曰使從榮得入光政

門

唐昭宗之遷洛陽也改長樂門爲光政門

贊等常如何任使而吾輩猶有種乎且首

從差一等耳今首已孥戮而從皆不問主上能不以吾輩爲庶姦

人乎必欲坐之以死馮贇亦力爭其不可贊等乃得免死而議流

貶時謗議高鞏已伏誅丁酉元帥府判官兵部侍郎任贊祕書監

兼王傅劉瓚友蘇瓚記室魚崇遠河南少尹劉陟判官司徒詔推

官王說等八人竝長流

唐法長流人謂之長流百姓

河南巡官李滌江文蔚等

六人勒歸田里六軍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推官郭峻竝貶官

從榮

判六軍諸衛軍其府僚有判官推官

滌回之族曾孫也

李回諱武宗朝爲宰相

謝貝州人文蔚

建安人也文蔚奔吳徐知誥厚禮之初從榮失道六軍判官司諫

耶中趙遠誅曰大王地居上嗣

上嗣言處居諸子之上當嗣有大業

當勤修令德奈

何所爲如是勿謂父子至親爲可惜獨不見恭世子戾太子乎

春秋

晉獻公殺其世子而非其罪後諡曰恭太子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征和二年從榮怒出爲涇州判官

及從榮敗遠以是知名遠字上交道遠後事漢高祖避高祖名以字行故史著其名幽州

人也 戊戌肅主竄死年六十八唐主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

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眾所推願天

早生聖人爲生民主在位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於五代粗爲小

康辛丑宋王從厚至洛陽自魏州至洛陽 閩主王璘尊魯國太夫人黃

氏爲皇太后 閩主王璘好鬼神巫盛韜等皆有寵辭文傑言於

閩主曰陛下左右多姦臣非質諸鬼神不能知也盛韜善視鬼宜

使察之閩主從之文傑惡樞密使吳勛吳勛本閩主親吏故任之以樞密文傑以是惡之

勛有疾文傑省之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小苦

頭痛耳將愈矣主上或遣使來問慎勿以它疾對也勛許諾明日

文傑使籍言於閻主曰適見北廟崇順王訊吳勛謀反閻主信北廟崇順王

事始見上卷三年以銅釘釘其腦金椎擊之閻主以告文傑文傑曰未可

信也宜遣使問之果以頭痛對卽收下獄遣文傑及獄吏維治之

勛自誣服并其妻子誅之吳勛獄史作吳某由是國人益怒吳光請兵於

吳吳光奔吳見上七月吳信州刺史蔣延徽不俟朝命引兵會光攻建州信州

自漢迄三國時爲都陽郡葛陽縣之地晉宋以至於隋屬東陽郡屬二郡陳改葛陽爲弋陽隋唐乾元元年析建州之弋陽爲州之

常山玉山及建德之地置信州九域志信州南至建州四百里閻主遣使求救於吳越 十二月

癸卯朔既始發明宗喪宋王從厚卽皇帝位從厚明宗第五子也 遣秦王

從榮既死朱洪實妻入宮司衣王氏語及秦王禁制內職有六尚書外朝之六尚書

也有二十四司管二十四曹郎也司衣屬王氏曰秦王爲人子不

尙服局掌宮內御服首飾禁比以時進奉

在左右侍疾致人歸禍是其罪也若云大逆則厚誣矣朱司徒嚴

受王恩

朱世實蓋加檢校司徒故稱之

當時不方爲之辨惜哉洪寶固之大懼與

康義誠以其語白唐主從厚且言王氏私於從榮爲之詔宮中事

辛亥賜王氏死事連王淑妃淑妃素厚於從榮

歐史曰初明宗後宮有生子者命妃

母之是爲許王從益從益乳母司衣王氏見明宗已老而秦王還兵心欲自託爲後計乃曰兒思秦王是時從益已數歲又數教從益自言求見秦王明宗遣乳媪攜兒往來秦王遂與從榮私通從榮因使伺察宮中動靜事泄王淑妃由是故也唐主由

是疑之

丙辰遣以天雄左都押牙宋令詢爲磁州刺史朱宏昭

以誅秦王立唐主爲己功欲專朝政令詢侍唐主左右最久雅爲

唐主所親信宏昭不欲舊人在唐主側故出之唐主不悅而無如

之何 孟知祥聞明宗殂謂僚佐曰宋王幼弱爲政者皆胥吏小

人

朱宏昭馬贊先皆以胥吏事明宗於潛邸遂階柄用故爲孟知祥所侮易

其亂可坐俟也 辛未唐



主從厚始御中興殿唐主自終易月之制

以日易月二十七日而釋服

即召學

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政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李

愚私謂同列曰吾君延訪鮮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眾惕息

不敢應

李愚時爲相言帝不謀政於宰相而專與樞密宦衛等議事

唐順化節度使同平章

事判明州錢元珣驕縱不法

以吳越於台州置德化節度使觀之益置德化節度於明州也又案薛史

長興三年昇楚州爲順化軍以明州刺史錢元珣爲本州節度使楚州時屬揚氏元珣益鎮明州而領楚州節耳

每請事

於王府不獲

王府謂吳越國王府

輒上書悖慢嘗怒一吏笞鐵杖之吳滿

城郭吳王元瓘遣牙將仰仁詮詣明州召之仁詮左右慮元珣難

制勸爲之備仁詮不從常服徑造聽事元珣見仁詮至股慄遂還

錢塘幽於別第仁詮湖州人也

閩主王璠改福州爲長樂府親

從都指揮使王仁達有擒王延稟之功

王仁達擒延稟事性慷慨見止卷長興二年

言事無所避閻主惡之嘗私謂左右曰仁達智略有餘吾猶能御  
之非少主臣也至是竟誣以叛族誅之 初馬希聲希範同生曰  
希聲母曰袁德妃希範母曰陳氏希範怨希聲先立不讓及嗣位  
不禮於袁德妃 案歐史褚王殷有子十餘人嫡子希振長而賢其  
次希聲與希範同日生希聲以母袁夫人有色而  
寵盛得立而希振棄官爲道士希聲以  
長幼之序當讓希振未當讓希範也 希聲母弟希旺爲親從都  
指揮使希範多譖賢之袁德妃請納希旺官爲道士不許解其軍  
職使居竹屋草門不得預兄弟燕集德妃卒希旺憂憤而卒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八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七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合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十四

唐閔帝從厚應順元年四月以後唐王從珂稱泰元  
年蜀主孟知祥明德元年是歲蜀建國凡五歲二歲春正月戊

寅唐大赦改元應順壬午加河陽節度使兼侍衛都指揮使康義

誠兼侍中判六軍諸衛事唐朱宏昭馮贊忌侍衛馬軍都指揮

使甯國節度使安彥威及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忠正節度使張從

賓五代會要天成二年十月升壽州為忠正節度時  
壽州屬吳後唐蓋升節錄以寵授其臣齒頤之耳甲申出彥威

為護國節度使以捧聖馬軍都指揮使朱洪質代之出從賓為彰

義節度使以嚴衛步軍都指揮使臬甫遇代之彥威崞人遇真定人也 戊子唐以樞密使同平章事朱宏昭同中書門下二品馮贇河東節度使兼侍中石敬瑭並兼中書令贇以起遷太過堅辭不受己丑改兼侍中 壬辰唐以荆南節度使高從誨爲南平王 武安武平節度使馬希範爲楚王 甲午唐以鎮海鎮東節度使吳王錢元瓘爲吳越王 吳徐知誥別治私第於金陵乙未遷居私第虛府舍以待吳王楊漣 唐鳳翔節度使兼侍中路土從珂與石敬瑭少從明宗征伐有功名得眾心朱宏昭馮贇位望素出二人下遠甚一旦執朝政皆忌之明宗有疾從珂屢遣其夫人入省侍及明宗殂從珂辭疾不來以主少國疑也使臣至鳳翔者或自謂伺得從珂陰事時從珂長子重吉爲控鶴都指揮使朱馮不欲其典

禁兵已亥出爲亳州國練使從珂有女惠明爲尼在洛陽亦召入

禁中從珂由是疑懼

爲諸王舉兵張本

吳蔣延徽敗閩兵於浦城

漢末以會

稽南郡置漢興縣吳更曰吳興爲建安郡治所隋廢郡爲縣也

初元年分建安縣置唐興縣天授二年改曰武甯神龍元年復曰

唐興天寶元年改曰浦城屬建州宋白曰浦城本東漢官之北鄙

也漢末置漢興縣吳曰吳興唐曰唐興天寶改浦城有二浦其城

臨浦故曰浦城九域志

任州東北三百三十里遂圍建州閩主王璘遣上軍使張彥柔

上軍使中軍驃騎大將軍王延宗將兵萬人救建州延宗軍及中

使下軍使途士卒不進曰不得辭文傑不能討賊延宗馳使以聞國人震恐

太后及福王繼鵬泣謂閩主曰文傑盜弄國權枉害無辜上下怨

怒久矣今吳兵深入士卒不進社稷一旦傾覆雷文傑何益文傑

亦在側互陳利害閩主曰吾無如卿何卿自爲謀文傑出繼鵬伺

之於啟聖門外以笏擊之仆地檻車送軍前市人手持瓦礫擊之

文傑善術數自云過三日則無患部送者聞之倍道兼行二日而

至士卒見之踊躍鬻食之閩主亟遣赦之不及初文傑以爲古制

監車疏闢更爲之形如木屨攢以鐵鉞內向動輒觸之車成文傑

首自入焉并誅盛

盛籍以鬼神事黨附  
薛文傑爲姦者也

蔣延徽攻建州垂克徐

知誥以延徽吳太祖之婿

楊行密廟號太祖

與臨川于濛素善恐其克建

州奉濛以圖興復

濛爲徐氏父子所忌事於二  
百七十一卷兼貞明五年

遣使召之延徽亦

高閩兵及吳越兵將至引兵歸閩人追擊收之士卒死亡甚眾歸

罪於都虞候張重進斬之知誥貶延徽爲右威衛將軍遣使求好

於閩 閏月震以左諫議大夫唐納膳部郎中知制誥陳乂皆爲

給事中充樞密直學士納以文學從唐主從歷三鎮在幕府

帝

開成三年鎮宣武明年徙鎮  
河東長慶元年徙鎮天雄 及即位將佐之有才者朱瑒皆斥逐

之納性迂疎朱馮恐唐主含怒有時而發乃引納於密近以其黨

陳又監之 丙午唐尊皇后曹氏爲皇太后 唐安遠節度使符

彥超奴王希全任賀兒見朝廷多事謀殺彥超據安州附於吳夜

叩門稱有急遞

軍期緊急文書入遞不容稍違 晷刻者謂之急遞 遞郵傳也

彥超出至廳事二

奴殺之因以彥超之命召諸將有不從己者輒殺之己酉且節度

副使李端帥州兵討誅之并其黨

甲寅唐以王淑妃爲太妃

尊而曰太妃 史君開 帝之薄王淑妃也

蜀將吏勸蜀王孟知祥稱帝己巳知祥即皇

帝位于成都

孟知祥字保元 邢州龍岡人

二月癸酉以武泰節度使趙季良爲

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領節度使如故

吳人多不欲遷都

者

吳遷都之議始 上卷長興四年

都押牙周宗言於徐知誥曰主上西遷公復須

東行

都押牙鎮海甯縣兩鎮都押牙也 昇州於揚州爲西揚州 不 於昇州爲東揚州 吳主若西遷金陵徐知誥須東鎮江都也



惟勞費甚大且違眾心丙子吳主禘遵遣宋齊邱如金陵諭知誥

罷遷都先是知誥久有傳禪之志以吳主無失德恐眾心不悅欲

待嗣君宋齊邱亦以爲然一旦知誥臨鏡鑷白髭在口上曰髭在下曰髭

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柰何周宗知其意請如江都微以傳禪

諷吳主且告齊邱齊邱以宗先己心疾之嘗使馳詣金陵手書切

諫以爲天時人事未可知誥愕然徐知誥不意宋齊邱立異而忽觀其異議故愕然後數

日齊邱至請斬宗以謝吳主乃黜宗爲池州副使久之節度

副使李建勳行軍司馬徐玠等屢陳知誥功業宜早從民望召宗

復爲都押牙知誥由是疎齊邱唐朱宏昭馮贇不欲石敬瑭久

在太原且欲召孟漢瓊孟漢瓊權知天雄軍府己卯徙成德節度使范

延光爲天雄節度使代漢瓊徙潞王從珂爲河東節度使兼北都

留守代石敬瑭徙敬瑭爲成德節度使代延光皆不降制書但各

遣使臣持宣監送赴鎮

宣稱密院所行文書也後漢高宗時郭威以樞密院頭子易節西京留守豈非香於

間見不以爲異耶西

步有大使臣小使臣 吳主楊溥詔徐知誥還府舍甲申金陵大

火乙酉又火知誥疑有變勒兵自衛己丑復入府舍 唐路王從

珂既與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土從璋權知鳳翔從璋性粗率樂

禍前代安重誨鎮河中手殺之

見二百七十七卷唐長興二年

從珂聞其來尤惡

之欲拒命則兵弱糧少不知所爲謀於將佐皆曰主上富於春秋

政事出於朱馮大王功名震主離鎮必無全理不可受也

言不可受代

從珂問觀察判官滴河馬允孫

隋開皇十六年置滴河縣屬勃海郡唐屬棗州九域志滴河縣在棗

州西南八十里注云漢郡尉許商鑿此河近海故以商爲名後人加水焉

曰今道過京師當何向爲便

發此問以觀眾意

對曰君命召不俟駕臨喪赴鎮又何疑焉諸人凶謀不

可從也眾哂之從珂乃移檄鄰道言朱宏昭等乘先帝疾亟殺長  
立少專制朝權別竦骨肉動搖藩垣謂易道石敬瑭及己也懼傾覆社稷今

從珂將入朝以清君側之惡而力不能獨辦願乞靈鄰濟以濟之

從珂以西都畱守王思同當東出之道自鳳翔趣洛陽道出長安尤欲與之相

結遣推官郝詡押牙朱廷义等相繼詣長安說以利害又遣美妓

安十十令以五絃謁思同欲因其懼以通意思同謂將吏曰吾受

明宗大恩王思同自燕降晉梁晉相距思同未嘗有異今與鳳翔

同反借使事成而榮猶為一時之叛臣況事敗而辱流千古之醜

迹乎遂執詡等以狀聞時從珂使者多為鄰道所執不則依阿操

兩端惟隴州防禦使卍里金傾心附之隴州東至鳳翔一百五十里遣判官薛

文遇往來計事薛文遇由此為源王所信用金并州人也朝廷議討鳳翔康義

誠不欲出外恐失軍權請以王思同爲統帥以羽林都指揮使侯

益爲行營馬步軍都虞候

宋白曰長興二年二月敕衛軍神捷神威雄武及魏府廣捷已下指揮改爲左

右羽林軍四十指揮每十指揮立爲一軍

每一軍置都指揮使一人兼分爲左右廂益知軍情將變辭不行

侯益曾經鄂

都之變故爾執政怒之出爲商州刺史

洛陽至商州八百里

辛卯以王

思同爲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

前此用兵置帥率以都招討使命之莊宗時明宗爲北面招討

使以繼契丹房知溫爲副都部署當時爲都部署者必有其人又

孟知祥拒董璋以趙延隱爲行營都部署後遂以爲元帥之任宋

氏建國之初

竊因而用之前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副之前絳州刺史莫從簡爲

馬步都虞候嚴衛步軍左廂指揮使尹暉

宋白曰應順元年三月改在京羽林左右四十

指揮爲殿衛左右軍然此時羽林指揮使楊思權與嚴衛指揮使尹暉並爲西征偏裨則似羽林與殿衛並置

羽林指揮使楊思權等皆爲偏裨陝魏州人也 蜀主孟知祥以中門使王

處回爲樞密使 丁酉唐加王思同同平章事知鳳翔行府以護

處回爲樞密使 丁酉唐加王思同同平章事知鳳翔行府以護

國節度使安彥威爲西而行營都監詔遣殿直楚匡祚執亳州團

練使李重吉幽於宋州

九城志亳州西北至宋州一百四十五里

洋王從璋行至關西

函谷關之西也

聞鳳翔拒命而還

是月唐洛陽大風拔樹屋瓦皆飛大

地黃黑三日方明 三月唐安彥威與山南西道張虔釗武定孫

漢韶彰義張從寶靜難康福等五節度使

梁洋涇解四帥并安彥威而五

奏合兵

討鳳翔漢韶李存進之子也

晉王克用義兒百有餘人李存進本姓孫後復本姓

乙卯唐詔

道兵大集於鳳翔城下攻之克東西關城城中死者甚眾丙辰復

進攻城期於必取鳳翔城塹卑淺守備俱乏眾心危急從玘登城

玘曰吾未冠從先帝百戰出入生死金創滿身以立今日

之社稷汝曹從玘目覩其事今朝廷信任讒臣猜忌骨肉我何罪

而受誅乎因慟哭聞者哀之張虔釗性褊急主攻城西南以白刃

驍士卒登城士卒怒大詬反攻之虔劍躍馬走免楊思權因大呼

曰大相公吾主也

楊思權本蘇州人從梁從榮死思權不自安久矣因乘勢奉歸王王於明宗諸子為長故稱

為大用公遂帥諸軍解甲投兵請降於從珂自西門入以幅紙進從珂

曰願王克京城日以臣為節度使勿以為防團

防團謂防禦團練使也

從珂

即書思權可邠甯節度使授之王思同猶未之知趣士卒登城尹

暉大呼曰城西軍已入城受賞矣荷用戰邪眾遂棄甲投兵而降

其聲震地日中亂兵悉入外軍亦潰思同雖有忠義之志而御軍

無法從珂老於行陳將士之微幸富貴者心皆向之敵雖統諸道

大兵而不能克一孤城於是思同等六節度使皆遁去

土思同及張虔劍等

五節度為六節度使從珂悉燬城中將吏士民之財以犒軍至於鼎釜皆估

直以給之丁巳王思同樂彥稠等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

閉門不內乃趣潼關遂雍郿之子也

劉郿梁將也明宗以王叔妃故遂雍皆蒙引援

從珂

建大將旗鼓整眾而東以孔目官虞城劉延朗爲腹心

隋分下邑縣置虞城

唐屬宋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五十五里歐史潞王起于鳳翔與共事者五人節度判官韓胎允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齊慶客將易尚孔目官劉延朗及即位齊慶將兵專美與薛文選主謀議而昭允屬及延朗掌機密從珂始憂王思同等

併力據長安拒守至岐山

九域志鳳翔府岐山縣東至長安二百四十三里

聞劉遂雍不

內思同甚喜遣使慰撫之遂雍悉出府庫之財於外軍士前至者

卽給賞令過皆不入城庚申從珂至長安遂雍迎謁率民財以充

賞府庫之財僅足以給前軍其隨

從王繼至者率民財以給之是日西而步軍都監王景從等

自軍前奔還中外大駭唐主從厚不知所爲謂康義誠等曰先帝

棄萬國朕外守藩方當是之時爲嗣者在諸公所取耳朕實無心

與人爭國既承大業年在幼沖

五代會要明宗崩帝卽位年二十

國事皆委諸公

朕於兄弟閒不至榛梗

榛梗者隔窳而不通也

諸公以社稷大計見告朕何

敢違軍興之初皆自夸大以爲寇不足平今事至於此何方可以

轉禍朕欲自迎潞王以大位讓之若不免於罪亦所甘心朱宏昭

馮贊大懼不敢對義誠欲悉以宿衛兵迎降爲己功乃曰西師驚

潰蓋主將失策耳今侍衛諸軍尙多臣請盡將以往扼其衝要招

集離散以圖後效幸陛下勿爲過憂唐主遣使召石敬瑭欲令將

兵拒之義誠固請自行唐主乃召將士慰諭空府庫以勞之許以

平鳳翔人更賞二百緡府庫不足當以宮中服玩繼之軍士益驕

無所畏忌負賜物揚言於路曰至鳳翔更請一分

補註言至鳳翔降從則請一分

分賜物也遣楚匡祚殺李重吉於宋州匡祚榜極重吉責其家財又殺

尼惠明

召惠明入禁中見上卷本年

初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爲秦王從榮所



厚及朱宏昭爲樞密使洪實以宗兄事之從榮勒兵天津橋洪實

首爲孟漢瓊擊從榮

事見上卷上年

康義誠由是恨之

康義誠許迎從榮而朱洪實擊之故

恨辛酉唐主親至左藏給將士金帛義誠洪實共論用兵利害洪

實欲以禁軍固守洛陽曰如此彼亦未敢徑前然後徐圖進取可

以萬全義誠怒曰洪實爲此言欲反邪洪實曰公自欲反乃謂誰

反其聲漸厲唐主聞召而訊之二人訟於御前唐主不能辨其是

非遂斬洪實軍士益憤怒壬戌從珂至昭應

宋大中祥符八年改昭應縣爲海津縣九

咸志在長安東五十里

聞前軍獲王恩同從珂曰恩同雖失計然盡心所奉

亦可嘉也癸亥至靈口

九城志臨潼縣之谷口鎮是也

前軍執恩同以至從珂責

讓之對曰恩同起行開先帝擢之位至節將常愧無功以報大恩

非不知附大王立得富貴助朝廷自取禍殃但恐死之日無面目

見先帝於泉下耳敗而毀鼓固其所也請早就死從珂爲之改容  
曰公且休矣意欲宥之而楊思繼之徒恥見其而必欲殺之又從  
珂之過長安尹暉盡取思同家資及伎妾屢言於劉延朗曰若雷  
思同慮失士心屬從珂醉不待報擅殺思同及其妻子思同爲人  
雖將略非其所長而輕財重義爲國忘身人皆重之從珂醒怒延  
朗擅殺嗟惜者累日某日唐主以康義誠爲鳳翔行營都招討使  
以王思同副之甲子從珂至華州獲藥彥稠囚之乙丑至閩鄉九  
志華州東至閩鄉九十里自  
閩鄉東至陝州一百七十里朝廷前後所發諸軍遇西軍皆迎降  
無一人戰者丙寅康義誠引侍衛兵發洛陽詔以侍衛馬軍指揮  
使安從進爲京城巡檢從進已受從珂書潛布腹心矣是日從珂  
至靈寶靈寶縣在陝州西四十五里護國節度使安彥威匡國節度使安重霸

皆降

莊宗同光四年安重霸以秦州降

惟保義節度使康思立謀固守陝城以俟

康義誠先是捧聖五百騎戍陝西從珂前鋒至城下呼城上人曰

禁軍十萬已奉新帝爾等數人奚爲徒累一城人塗地耳於是捧

聖卒爭出迎思立不能禁不得已亦出迎意立晉陽胡人也丁卯

從珂至陝僚佐說之曰今大主將及京畿傳聞乘輿已播遷大王

宜少留於此先移書慰安京城士庶從珂從之移書諭洛陽文武

士庶惟朱宏昭馮贇兩族不赦外自餘勿有變疑康義誠軍至新

安

新安縣西距陝州二百餘里

所部將士自相結百什爲羣棄甲兵爭先詣陝

降藥纍不絕義誠至乾城

九城志陝州陝縣有乾城

麾下纒餘數十人遇從

珂候騎十餘人義誠解所佩弓劍爲信因候騎請降於從珂戊辰

唐主聞從珂至陝義誠軍潰憂駭不知所爲急遣使召朱宏昭謀

所向去昭曰急召我欲舉我也赴井死安從進聞宏昭死殺馮贇

於第滅其族

考異曰張昭聞帝實錄帝召宏昭不至俄聞自殺乃命從進殺贇成從進傷贇首於陝則贇死非聞帝之

命明矣

今不取傳宏昭贇首於陝唐主欲奔魏州曰孟漢瓊使詣魏州爲

先遣

先遣者先路遣領也

漢瓊不應召單騎奔陝初唐主在藩鎮愛信牙將

慕容遣及卽位以爲控鶴指揮使至是將北渡河密與之謀使帥

部兵守元武門

元武門洛陽宮城北門

是夕唐主以五十騎出元武門謂遷

曰朕且幸魏州徐圖興復汝帥有馬控鶴從我遷曰生死從大家

乃陽爲團結唐主旣出卽闔門不行己巳馮道等入朝及端門聞

朱馮死唐主已北走道及劉昫欲歸李愚曰天子之出吾輩不預

謀今太后在宮吾輩當至中書遣小黃門取太后進止然後歸第

人臣之義也道曰主上失守社稷人臣惟君是奉無君而入宮城

恐非所宜

唐之兩都三省及寺監皆在宮城之內

潞王已處處張榜不若歸俟教令

乃歸至天宮寺安從進遣人語之曰潞王倍道而來且至矣相公

宜帥百官至穀水泰迎

穀水在洛陽城西

乃止於寺中召百官中書舍人

麻導至馮道曰俟舍人久矣所急者勸進文書宜速具草導曰潞

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后教令豈可遽議勸進

乎道曰事當務實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者邪

若潞王守節北面以大義見實將何辭以對公不如帥百官詣宮

門進名問安取太后進止則去就管矣道未及對從進壓遣人趣

之曰潞王至矣太后太妃已遣中使迎勞矣安得百官無班道等

卽紛然而去既而從珂未至三相息於上陽門外

三相馮道李穀劉昫也上陽門

上陽宮門也上陽宮在洛陽宮城西

虛尊過於前道復召而語之導對如初李愚曰

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康義誠至陝待罪從珂責之曰先帝晏駕立嗣在諸公今上亮陰政事出諸公何爲不能終始陷吾弟至此乎義誠大懼叩頭請死從珂素惡其爲人未欲遽誅且宥之馬步都虞候萇從閒左龍武統軍王景戡皆爲部下所執降於從珂東軍盡降從珂上賤於太后取進止遂自陝而東夏四月庚午朔未明唐主至衛州東數里遇石敬瑭敬瑭自河東來朝至此而遇帝唐主大喜問以社稷大計敬瑭曰聞康義誠西討何如陛下何爲至此唐主曰義誠亦叛去矣敬瑭俛首長歎數四曰衛州刺史王宏贊宿將習事請與圖之王宏贊從敬瑭伐蜀嘗爲偏將石敬瑭欲離帝還衛州以授宏贊使爲之所耳乃往見宏贊問之宏贊曰前代天子播遷多矣然皆有將相侍衛府庫法物使羣下有所瞻仰今皆無之獨以五十騎自隨所謂大

木將顛非一繩所維雖有忠義之心將若之何敬瑭還見唐主於

衛州驛

自宋贊所  
遷見帝

以宏贊之言告弓箭庫使沙守榮奔洪進前賈

敬瑭曰

沙姓奔  
亦姓也

公明宗愛婿富貴相與共之憂患亦宜相恤今天

子播越委計於公冀圖興復乃以此四者爲辭

四者謂敬瑭所言  
無將相侍衛將軍

法物從  
行幸也

是直欲附賊賣天子耳守榮抽佩刀欲刺之敬瑭親將陳

暉救之守榮與暉鬪死洪進亦自刎敬瑭牙內指揮使劉知遠引

兵入盡殺唐主左右及從騎獨遺唐主而去

考異曰閔帝寶曆庚  
午朔四鼓帝至衛州

東七八里遇敬瑭寶貞四晉高祖實錄始帝欲與少主俱西繼云

津北據壘對南向發諸兵乃啓問東委賊西討作何制置云云

蘇逢吉漢高祖實錄是夜復知少帝伏甲欲與從臣謀害晉高祖

詐屏人對語方坐庭廡帝密遣御士石敢袖劍立於後殿頃伏甲

者起敢有勁力擁晉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門敢立宿其鋒死之帝

解佩刀遇夜晦以在帷帳炬末然者暫擊之眾謂短兵也遂散走

帝乃居兵長垣下閔帝親將李俱備謂人曰石太尉死矣帝隔垣  
呼洪進曰太尉無恙乃踰垣出就洪進兵共護晉祖殺建謀者以

少主授王宏贊南唐烈祖實錄宏贊曰今京國貼危百官無主必  
相率趨神器西向公何不囚少帝西迎懿王此萬全之計敬瑄然  
其語按爲晉漢實錄者必爲  
二編節非今從閱前實錄 敬瑄送越洛陽是日太后令內諸司

至乾壕迎懿王

考異曰唐書實錄三十日太后傳令至并內司迎  
奉至乾壕帝促令還京按長曆三月辛丑朔四月

庚午朔二日無三十  
日唐帝實錄誤也

從珂亟遣還洛陽初從珂罷河中歸私第見

二百七十七卷

明宗長興元年 王淑妃數遣孟漢瓊存撫之漢瓊自謂於從珂有

舊恩至灑池西

九域志灑池在洛陽  
之西一百五十六里

見從珂大哭欲有所陳從珂

曰諸事不言可知仍自預從臣之列從珂卽命斬於路隅 厓山

南西道節度使張虔劄之討鳳翔也雷武定節度使孫漢詔守與

元虔劄既敗奔歸興元與漢詔舉兩鎮之地降於蜀蜀主孟知祥

命奉鑾肅衛馬步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李肇將兵五千還利州

李肇本鎮昭武蜀主召入領宿衛今使將兵還鎮以應接梁洋右匡聖馬步都指揮使甯江節度



使張業將兵一萬屯大漫天以迎之 壬申靈潞王從珂至蔣橋  
百官班迎於路傳教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馮道等皆上牋勸進  
從珂入謁太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陳詣闕之由馮道帥  
百官班見拜從珂答拜道等復上牋勸進從珂立謂道曰予之此  
行事非獲已俟皇帝歸闕園寢禮終當還守藩服羣公遽言及此

甚無謂也癸酉太后下令廢少帝爲鄂王以潞王知軍國事權以

書詔印施行

書詔印書可所用者也閔帝之出奔也蓋以入寶自儲

百官詣至德宮門待罪

五代會要天成元年中嘗門下奏請以洛京紫微宮宅爲至德宮蓋明宗舊第也按歐史時潞王入居至德宮

潞王命各

復其位甲戌太后令潞王宜即皇帝位乙亥卽位於柩前唐主從  
珂之發鳳翔也許暉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既至問三司使王玫  
以府庫實數對有數百萬在既而閱實金帛不過三萬兩匹而賞

臣之費計應用五十萬緡唐主怒攻請率京城民財以足之數日  
僅得數萬緡唐主謂執政曰軍不可不賞人不可不恤今將柰何  
執政請據屋爲率無問士庶自居及餼者預借五月俛直從之

唐王宏贊遷故主從厚於州麻唐主從珂遣宏贊之子殿直巒往

酖之戊寅巒至衛州謁見從厚問來故不對宏贊數進酒從厚知

其有毒不飲巒縊殺之年二從厚性仁厚於兄弟敦睦雖遭秦王

忌疾從厚坦懷待之卒免於患帶見上卷明宗長興三年及嗣位於路王亦無

嫌而朱宏昭孟漢瓊之徒橫生猜閒從厚不能達以致禍敗焉孔

妃尙在宮中妃孔循之女王巒既還唐主使人謂之曰重吉何在遂殺

妃并其四子從厚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

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死宋令詢出磁州見上卷上年事閔帝有始終者宋令詢一人而已

己卯唐石敬瑭入朝 庚辰唐以劉昫判三司 辛巳蜀大赦改

元明德 唐主從珂之起鳳翔也召興州刺史劉遂清遲疑不至

聞唐主入洛乃悉集三泉西縣金牛桑林戍兵以歸自散關以南

城鎮悉棄之皆為蜀人所有癸未入朝唐主欲治罪以其能自歸

乃赦之遂清郭之姪也 甲申蜀將張業將兵入興元洋州 乙

酉唐改元清泰大赦 丁亥唐以宣徽南院使郝瓊權判樞密院

前三司使王玫為宣徽北院使鳳翔節度判官韓昭九為左諫議

大夫充端明殿學士 戊子唐斬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兼侍

中康義誠滅其族 己丑唐誅藥彥稠修何中之怨也 庚寅釋王景戡莫

從簡 唐有司百方斂民財僅得六萬唐主從珂怒下車巡使獄

晝夜督責凡檢財者則下之軍巡使徒以督責之也 囚繫滿獄至自經赴井而軍士

遊市肆皆有騎色市人聚話之曰汝曹爲主力戰立功良苦反使我輩鞭笞杖背出財爲賞汝曹猶揚揚自得獨不愧天地乎是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纒及

二十萬緡唐主患之李專美夜直

李專美本鳳翔掌書記時爲懷密直學士

唐主讓之

曰卿名有才不能爲我謀此留才安所施乎專美謝曰臣鶩劣陛下擢任過分然軍賞不給非臣之責也竊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

行卒以是驕

事見上卷長興四年

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

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繫於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唐主以爲然壬辰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自

楊思權尹暉等各賜二馬一駝錢七十緡下至軍人錢二十緡其

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猶怨望爲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錢

以從厚仁弱唐主剛嚴有悔心故也

從厚小字菩薩

丙申憲葬聖德和

武欽孝皇帝於徽陵

徽陵在河南府洛陽縣

廟號明宗唐主從珂裝絰護從

至陵所宿焉

五月丙午憲以韓昭允爲樞密使以莊宅使劉延

剛爲樞密副使權知樞密院房喬爲宣徽北院使喬長安人也

初唐主從珂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鬪事明宗爲左右然心競素

不相悅及唐主卽位敬瑭不得已入朝山陵旣畢不敢言歸時敬

瑭久病羸瘠太后及魏國公主屢爲之言

魏國公主明宗之女下嫁石敬瑭曹太后所生

他歐史公主初嫁永甯公生是年進封魏國長公主

而鳳翔將佐多勸唐主留之惟韓昭允

李專美以爲趙延壽在汴不宜猜忌敬瑭

趙延壽時爲宣武帥近洛都又具父德鈞在

幽州據疆兵言若猜忌敬  
聘道延寄必懼而生心 唐主亦見其骨立不以爲虞乃曰石耶

不惟密親兼自少與吾同艱難今我爲天子非石耶尙誰託哉乃

復以爲河東節度使 戊午唐以隴州防禦使相里金爲保義節

度使貫其先通款于鳳翔也 丁未唐階州刺史趙澄降蜀 戊申唐以羽

林軍使楊思權爲靜難節度使諡鳳翔片紙所傳之言也 己酉張虔釗孫漢

韶舉族遷於成都 庚戌唐以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馮道

同平章事充匡國節度使 唐以天雄節度使兼侍中范延光爲

樞密使 唐主從珂之起鳳翔也悉取天平節度使李從曠家財

甲兵以供軍李從曠自其父茂貞以來再世鎮鳳將行謂將東趨翔從曠雖移鎮而家財甲兵猶在焉洛陽也

鳳翔之民遮馬請復以從曠鎮鳳翔唐主許之至是徙從曠爲鳳

翔節度使長興元年從曠自鳳翔入朝徙宜武後徙天平今自天平復還鎮鳳翔 從曠爲人慈惠恤

民有田千頃竹千畝在鳳翔懼侵民利未嘗省理故鳳翔人愛之

初唐明宗爲北面招討使

莊宗同光二年始以明宗爲北面招討使

平盧節度使房

知溫爲副都部督唐主從珂以別將事之嘗被酒忿爭拔刃相擬

及唐主舉兵入洛知溫密與行軍司馬李冲謀拒之冲請先奉表

以觀形勢還言洛中已安定知溫懼壬戌入朝謝罪唐主優禮之

知溫貢獻甚厚 吳鎮南節度使守中書令東海康王徐知詢卒

蜀人取唐成州 六月甲戌唐以皇子左衛上將軍重美爲成

德節度使同平章事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 唐文州都指揮

使成延龜梁州附蜀 吳徐知誥將受禪忌昭武節度使兼中書

令臨川王濛

昭武軍利州時蜀吳使濛遠領耳

遣人告濛賊匪亡命擅造兵器丙

子降封歷陽公幽于和州命控鶴軍使王宏將兵二百衛之

濛見忌之

始見二百七十一  
卷聚貞明五年

唐劉昫與馮道昏姻性苛察李愬剛褊道

既出鎮

出鎮

二人論議多不合事有應改者愬謂昫曰此賢親

家所爲更之不亦便乎

傳曰妻父曰昏婿父曰姻凡娶以昏時婦人陰也故謂之昏婿家女之所因故曰姻

二父相呼

昫恨之由是動成忿爭至相詬罵各欲非時求見事多

凝滯唐主從珂患之欲更命相問所親信以朝臣聞筆安爲相者

皆以尙書左丞姚顛太常卿盧文紀祕書監崔居儉對論其才行

互有優劣唐主不能決乃寘其名於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且以箸

挾之

記曲禮羹之有菜者用挾注云挾猶箸也今人或謂箸爲挾從

首得文紀次得顛秋七月辛

亥以文紀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居儉之子也

崔堯見二百五十一卷唐懿宗

咸通

唐主從珂欲殺楚匡祚

以殺重吉也

韓昭允曰陛下爲天下父

天下之人皆陛下子用法宜存至公匡祚受詔檢校重吉家財不



得不爾今族匡祚無益死者恐不厭眾心乙卯長流匡祚於登州

丁巳唐立沛國夫人劉氏爲皇后 回鶻入貢于唐者多爲河

西維虜所掠詔將軍牛知柔帥禁兵備送與邠州兵共討之 吳

徐知誥召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宋齊邱還金陵以爲諸

道都統判官加司空於事皆無所關預徐知誥諫宋齊邱事始上

齊事恐其沮止齊邱屢請退居知誥以南園給之 唐護國節度

使洋王從璋歸德節度使涇王從敏皆罷鎮居洛陽私第唐主從

瑊待之甚薄從敏在宋州預殺重吉唐主尤惡之重吉於宋州見

上三嘗侍宴禁中酒酣顯二王曰爾等皆何物輒據雄藩二王大

懼太后叱之曰帝醉矣爾曹速去 劉置永平軍於雅州以孫漢

詔爲節度使復以張虔釗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虔釗固

辭不行孫漢詔表虔劍同以梁洋降蜀蜀以節鎮授之孫漢詔赴  
也唐末置永平軍於邛州後徙邛州蓋 蜀主孟知祥得風疾踰

年至是增尉甲子立子東川節度使同平章事親衛馬步都指揮

使仁贊爲太子仍監國召司空同平章事趙季良武信節度使李

仁罕保節節度使趙延隱樞密使王處回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張

公鐸奉鑿肅衛指揮副使侯宏實受遺詔輔政是夕殂祕不發喪

王處回夜啟義興門告趙季良處回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將

握兵專伺時變宜速立嗣君以絕覬覦寇將謂李罕之李肇等豈可但相泣

邪處回收淚謝之季良教處回見李仁罕審其詞旨然後告之處

回至仁罕第仁罕設齋而出遂不以實告史言李仁罕已遊于趙季良等數內丙寅

宣遺制命太子仁贊更名利丁卯卽皇帝位初唐主第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九 後列國紀十四 六 初唐主

從珂以王玫對左藏見財失寶

事見上四月

故以劉昫代判三司昫命

判官高延賞鉤考窮嚴皆積年逋欠之數姦吏利其微賈旬取故存之昫具奏其狀且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蠲之韓昭允亦極言其便民八月庚午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虛煩簿籍咸蠲免勿徵貧民大悅而三司吏怨之

辛未唐以姚顛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盧右龍武統軍索自

通以河中之隙

見二百七十七卷明宗長興元年

心不自安戊子退朝過洛自投

于水而卒

洛水貫都城中故自通退朝過之自投于水

唐主從珂聞之大驚贈太尉

丙申唐以前安國節度使同平章事趙鳳爲太子太保 九月癸

卯唐詔鳳翔益兵守東安鎮以備蜀

東安鎮當在鳳翔西界蜀縣出關收階成之地故益兵以

備

蜀衛聖詔軍都指揮使武信節度使李仁罕自恃宿將有功

復受顧託求判六軍令進奏吏宋從會以意諭樞密院又至學士院偵草麻蜀主孟昶不得已甲寅加仁罕兼中書令判六軍事以左匡聖都指揮使保節度使趙廷隱兼侍中爲之副己未唐雲州奏契丹入寇北而招討使石徹瑭奏自將兵屯百井以備契丹辛酉徹瑭奏鎮武節度使楊檀擊契丹於境上卻之蜀奉饗肅衛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兼侍中李肇初聞蜀主孟昶卽位願望不時入朝至漢州留與親戚燕飲踰旬冬十月庚午始至成都稱足疾扶杖入朝見見蜀主不拜戊寅唐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愚罷守本官吏部尙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判昞罷爲右僕射三司吏聞昞罷相皆相賀無一人從歸第者蜀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張公鐸與醫官使韓繼勳豐德庫使韓保

貞茶酒庫使安思謙等皆事蜀主孟昶於藩邸素怨李仁罕共譖

之云仁罕有異志蜀主令繼勳等與趙季良趙廷隱謀因仁罕入

朝命武士執而殺之

趙廷隱自克東川與李仁罕爭功怨隙之深有自來仁罕之求判六軍蜀主命廷隱爲之

副所以防仁罕仁罕之不覺其冥頑凶悍取死宜矣

癸未下詔暴其罪并其子繼宏及宋從

會等數人皆伏誅是日李肇釋杖而拜 蜀源州都押牙文景琛

據城叛

備考新舊唐書及九域圖志寰宇記皆不載源州建者之由與其地諒史職方考曰州縣凡所故而廢於五代者若

五代所置而見於今者及詳之則緣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皆置而復廢當改割而復舊皆不足書則知源州蓋蜀

所置而尋廢此其所以無傳同光之克蜀也得州六十四見於職方考者五十三州而已如源州等蓋皆六十四州之數按薛史後

蜀潘仁嗣以武定節度使源壁等州觀察營田使置等使周師攻秦鳳孟貽業駐軍平利爲秦源之援則蜀道源州屬武定軍節度

果州刺史李延厚討平之 蜀主孟昶左右以李肇慢請誅之

戊子以肇爲太子少傅致仕徙邛州 吳主楊溥加徐知誥大丞

相尙父嗣齊王九錫辭不受 唐雄武節度使張延朗將兵圍文

州唐末置天雄節度使於秦州州後唐改爲雄武節度 階州刺史郭知瓊拔尖石塞蜀李延厚

將果州兵屯興州遣先登指揮使范延暉將兵救文州延朗解圍

而歸興州刺史馮暉自乾渠引戍兵歸鳳翔時階興二州皆已入于蜀唐益使郭知瓊

馮暉領二州刺史以進取而不克也許史曰長興中馮暉爲興州刺史以乾渠爲治所 十一月夏徐知誥

召其子司徒同平章事景通還金陵自江都還金陵也 爲鎮海常國節度

副大使諸道副都統判中外諸軍事以次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

海州圍練使景遷爲左右軍都軍使左僕射參政事留江都輔政

十二月己巳舊以易州刺史安叔千爲振武節度使齊州防禦

使尹暉爲彰國節度使安叔千以捍契丹之功尹暉則鳳翔歸命之質也 叔千沙陀人也

宋白曰安叔千本貫靈州 齊戶屬奉政軍次泉村 壬申盧石敬瑭奏契丹引去罷兵歸

陝西通志卷二百七十九 後列國紀十四 只一

自百井  
歸晉陽

乙亥唐徵雄武節度使張延朗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判三司 辛巳漢皇后馬氏殂 甲申蜀葬文武聖德英烈明孝

皇帝於和陵廟號高祖高祖性寬厚好學問接士以禮撫民以仁

馭眾以威蜀人甚思之 乙酉唐葬鄂王於徽陵城南唐制北城之

外祿以垣牆列植封總數尺觀者悲之考異曰閔帝實錄及薛史

柏樹謂之柏城是歲夏大熱深室之內鐵器如燒

蓋曰閔與秦王及重吉並葬 是歲夏大熱深室之內鐵器如燒

渴死者無數秋冬旱百川水皆涸唐滄州言海水縮狹者四百餘

尺滹沱絕流者數月行人車馬號橫揭厲唐民多流亡同華蒲絳

尤甚 漢主劉襲命判六軍秦王宏度募宿衛兵千人皆市井無

賴子弟宏度昵之同平章事楊洞潛諫曰秦王國之家嫡宜親端

士使之治軍已過矣况昵羣小乎漢主曰小兒教以戎事過煩公

憂終不戒宏度洞潛出見衛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訴歎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因謝病歸第久之不召遂卒

乙唐肅宗二年蜀主孟和明德二年吳天春正月丙申朔蜀大赦

改元永和 蜀主孟昶不改元仍稱明德二年 二月丙寅朔蜀

大赦 甲戌虜以樞密使天雄節度使兼侍中范延光爲宣武節

度使兼中書令 丁丑夏州節度使李彝超止襄於虜言已疾病

以兄行軍司馬彝殷權知軍州事彝超尋卒 戊寅蜀主孟昶尊

母李氏爲皇太后太后太原人本唐莊宗後宮也以賜蜀高祖史

書李氏之所自來以己丑唐主從珂遣尊其母魯國夫人魏氏

曰宣憲皇太后魏氏本平山王氏嬪也少 閩主王璠立淑妃陳

氏爲皇后初閩主兩娶劉氏皆士族美而無寵陳后本閩太祖侍



婢金鳳也。隨而淫。閔主嬖之。以其族人守恩。匡勝爲殿使。

梁使閔所置官

三月辛丑。唐以前宣武節度使兼侍中趙延壽爲忠武節度使。

兼樞密使。

唐以李彝殷爲定難節度使。

李彝殷後避宋朔。朔諱改名彝興。其子則李繼

捧李繼

遷也。己酉。唐贈吳越王元瓘母陳氏爲晉國太夫人。元瓘性

孝。嗜禮。母黨厚加賜。與而未嘗遷官。授以重任。壬戌。唐以彰聖

都指揮使安審琦領順化節度使。

五代會要。清泰元年六月。改捧聖軍爲彰聖。左右軍節度使

軍爲前衛。左右軍。梁嘗改爲州。魏昌軍爲順化軍。後唐復舊之。舊

是前衛軍。前此吳越錢元珣。判明州。領順化節度使。審琦所領蓋

楚州順化軍也。

安金全代北酋將

唐太常丞史在德性狂狷。

上書歷詆内外文武之士。其略曰。朝廷任士。率多濫進。稱武士者。

不閑計策。雖披堅執銳。戰則棄甲窮則背軍。稱文士者。鮮有藝能。

多無士行。問策謀則杜口。作文字則倩人。所謂虛設具員。枉費國

力逢陛下維新之運是文明革弊之秋臣請應內外所管軍人凡  
勝衣甲者請宣下本軍大將一一考試武藝短長權謀深淺居下  
位有將才者便拔爲大將居上位無將略者移之下軍其東班臣  
僚請內出策敕下中書令宰臣而試如下位有大才須拔居大位  
無大才卽移之下僚執政及朝士大怒盧文紀及補闕劉濟彬昭  
儉等皆請加罪唐主從玃謂翰林學士馬允孫曰朕新臨天下宜  
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卿爲朕作詔書宣朕意乃下  
詔略曰昔魏徵請實皇甫德參見一百九十四卷今濟等請黜史  
在德事同言異何其遠哉在德情在傾輸安可責也傾輸謂德其  
曾腹所懷而  
輪忠手上昭儉嗣復之曾孫也楊嗣復文  
宗時爲相吳加徐景遷同平章事知  
左右軍事徐知誥令尙書郎陳覺輔之考異曰江南陳時先主權  
位日隆中外皆知有代謝

之勢而以吳主恭謹守道欲待嗣君先主太子景遷吳主之弟也先主鮮愛特甚齊邱使陳覺爲景遷教授爲之聲價齊邱參決時政多爲不法輒歸過于嗣主而盛稱景遷之美幾有奪嫡之計所以然者以吳主少而先主老必不能待他日得國太子景遷易制己爲元老威權無上矣此其日夕重謀也先主覺之乃召齊邱如金堂以爲己之副遣兼中書省度使無所關預從容而已今值十年國紀謂覺曰吾少時與宋子嵩論議好相詰難或吾捨子嵩還家

或子嵩拂衣而起子嵩攜衣笥望秦淮門欲去者數矣吾常戒門

者止之

宋齊邱字子嵩秦淮門金陵城門

吾今老矣猶未徧達時事况景遷年少

當國故屈吾子以海之耳

夏四月庚午蜀以御史中丞龍門毋

昭裔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龍門縣本漢皮氏縣後魏更名唐昭裔中府九域志在府東北九十五里

毋姓

癸未詔加樞密使刑部尚書韓昭允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辛卯以宣徽南院使劉延皓爲刑部尚書充樞密使延皓皇后之弟也癸巳以左領軍衛大將軍劉延朗爲本衛上將軍充宣徽北

院使兼樞密副使 五月丙申契丹寇唐新州及振武 庚戌唐

賜振武節度使楊檀名光遠以明宗廟諱亶中書奏凡文字偏旁

犯諱如檀州金壇及臣僚楊檀等悉宜改避詔曰偏旁文字音韻

懸殊止避正呼不宜全改楊檀特賜名光遠餘依舊 六月吳德

勝節度使兼中書令柴再用卒先是史官王振嘗詢其戰功再用

曰鷹犬微效皆社稷之靈再用何功之有竟不報 蜀賜江源縣

孝子張元米帛元性至孝母死負土成墳有白兔馴擾其廬羣鳥

銜土置于墳上 契丹寇唐應州 唐河東節度使北面總管石

敬瑭既還鎮 去年五月帝令石敬瑭還太原 陰爲自全之計唐主從珂好咨訪外

事常命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翰林學士李崧知制誥呂琦薛文遇

翰林天文趙延乂等 唐之中世司天臺有天文博士二人正八品下天文觀文九十八人天文生五十人皆掌候

寶台重覽 卷七十九 後列國紀十四 二十三 唐書

天文翰林天文居翰更直於中興殿庭與語或至夜分時敬瑭二

子爲丙使丙使丙諸司使按石敬瑭拒命之時其子曹太后則晉

國長公主之母也敬瑭妻高國公主是敬瑭昭太后左右令伺唐

主密謀事無巨細皆知之敬瑭多於賓客前自稱癩瘡不堪爲帥

冀朝廷不之忌時契丹屢寇北邊禁軍多在幽并敬瑭與趙德鈞

求益兵運糧朝夕相繼敬瑭求兵糧以實并州趙德鈞求兵糧以實幽州甲申詔借河東

民別菽粟乙酉詔鎮州輸絹五萬匹於總管府糴軍糧總管府在晉屬石敬瑭

瑭時爲北面馬步軍都總管故也率鎮冀人車千五百乘運糧於代州九原志鎮州西北至

二十里又詔魏博市糴時水旱民饑敬瑭遣使督趣嚴急山東

之民流散亂始兆矣敬瑭將大軍屯忻州朝廷遣使賜軍士夏衣

傳詔撫諭軍士爰欲扶立敬瑭以希恩賞呼萬歲者數四敬瑭懼

幕僚河內段希堯請誅其鳴首者敬瑭命都押衙劉知遠斬拔馬都將李暉等三十六人以徇希堯懷州人也唐主聞之益疑敬瑭

壬辰憲詔竊盜不計賊多少并縱火強盜竝行極法 閩福王

繼鵬私於宮人李春鸞繼鵬請之於陳后后白閩主王璠而賜之

秋七月唐以樞密使劉延皓爲天雄節度使 乙巳唐以武衛

節度使張敬達爲北面行營副總管將兵屯代州以分石敬瑭之

權爲令張敬達討石敬瑭張本

蜀閬州大雨雹如雞子鳥雀皆死大風飄船

上民屋 唐主從玳深以時事爲憂嘗從容讓盧文紀等以無所

規贊一已文紀等上言臣等每五日起居與兩班旅見暫獲對揚

兩班者文武官分爲東西兩班書詔命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注云對答也答受美命而對揚之後人遂以面對爲對揚

侍衛滿前雖有愚慮不敢敷陳竊見前朝自上元以來置延英殿

或宰相欲有奏論天子欲有忤度皆非時召對

上元唐肅宗年號

羽無侍

衛故人得盡言望復此故事惟聽機要之臣侍側詔以舊制五日

起居百僚俱退宰相獨升若常事自可敷奏或事應嚴密不以其

日或異日聽於閤門奏勝子當盡屏侍臣於便殿相待何必曠延

英之名也 吳潤州團練使徐知諤狎昵小人游燕廢務作列肆

於牙城西躬自貿易徐知誥聞之怒召知諤左右詰責知諤懼或

謂知誥曰忠武王最愛知諤

徐溫諡忠武王

而以後事傳於公往年知詢

失守

謂自昇州召知詢還揚州也

論議至今未息借使知諤治有能名訓兵養

民於公何利知誥感悟待之加厚 九月丙申吳大赦改元天祚

己酉憲以宣徽南院使房高為刑部尚書充樞密使宣徽北院

使劉延朗為南院使仍兼樞密副使於是廷朗及樞密直學士辭

文選等居中用事高與趙延壽雖爲使長

樞密使爲樞密院之長

其聽用之

言什不三四高隨勢可否不爲事先每幽并遣使入奏樞密諸人環坐議之爲多俛首而寐比覺引頸振衣則使者去矣成泰除授

一歸延朗

爲劉延朗受誅於晉房岳獲全張本

諸方鎮刺史自外入者必先賂延朗

後議貢獻賂厚者先得內地賂薄者晚得邊陲由是諸將帥皆怨

憤唐主從珂不能察

蜀金州防禦使全師郁攻唐金州拔水寨

按元和郡縣志漢水去金州城百步故唐置水寨以防蜀兵

城中兵纔千人都監陳知隱託他

事將兵三百沿流遁去防禦使馬全節罄私財以給軍出奇死戰

蜀兵乃退戊寅唐下詔斬知隱 初閩主王璘有幸臣曰歸守明

出入臥內閩主晚年得風疾陳后與守明及百工院使李可殷私

通國人皆惡之莫敢言可殷嘗諧皇城使李傲於閩主后族陳匡



勝無禮於福王繼鵬傲及繼鵬皆恨之閩主疾甚繼鵬有喜色傲以閩主為必不起冬十月己卯使壯士數人持白挺擊李可殷殺之中外震驚庚辰閩主疾少聞陳后訴之閩主力疾視朝詰可殷死狀傲懼而出俄頃引部兵鼓譟入宮閩主聞變匿於九龍帳下閩主命錦工作九龍帳國人賦之曰誰謂九龍帳惟此一歸耶歸耶謂守明也亂兵刺之而出閩主宛轉未絕宮人不忍其苦為絕之為絕其命也傲與繼鵬殺陳后陳守恩陳

匡勝歸守明及繼鵬弟繼韶繼韜素與繼鵬相惡故也辛巳繼鵬稱皇太后令監國是日即皇帝位皇太后葬以黃氏也繼鵬之長子更名昶諡其

父曰齊肅明孝皇帝廟號惠宗既而自稱權知福建節度事遣使

奉表於唐大赦境內立李春鸞為賢妃初閩惠宗娶漢主劉龔女

清遠公主廣州有清遠縣使宦者閩清林延遇置邸於番禺唐志無閩清縣益王氏始

分置也九域志閩清縣屬福州在州西北一百五十里宋白曰唐貞元元年劉侯官縣十鄉爲梅溪場梁乾化元年改爲閩清縣

專掌國信漢主賜以大第稟賜甚厚數問以閩事延遇不對退謂人曰去閩語閩夫越語越處人宮禁可如是乎漢主聞而賢之以爲內常侍使鉤校諸司事延遇聞惠宗遇弒求歸不許素服向其

國三日哭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

兄事之震常謂從誨爲郎君

門生故吏呼其主之子爲郎君梁震事高季興從誨之父也故以郎君呼

從誨楚王駕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其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王

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

僭快取快一時不爲遠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誨久而悟曰公

言是也他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

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梁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

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

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爲之築室於土洲

江陵有九十九州土洲其一也梁震事高氏始二百

六十六卷梁

開平二年震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府跨黃牛至聽事從

誨時過其家四時賜與甚厚自是悉以政事屬孫光憲

臣光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而能徙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喪身之有

吳加中書令徐誥尙父太師大丞相大元帥進封齊王備殊禮以昇潤宣池欽常江饒信海十州爲齊國知誥辭尙父丞相殊禮不受 閩皇城使判六年諸衛李倣專制朝政陰養死士闔主主剋與拱宸指揮使林延皓等圖之延皓等詐親附倣倣待之不疑十一月壬子倣入朝廷皓等伏衛士數百於內殿執斬之梟首朝

門傲部兵千餘持白梃攻應天門不克焚啟聖門奪傲首奔吳越

閩主詔暴傲弑君及殺繼韜等罪告諭中外以建王繼嚴權判六

軍諸衛以六軍判官永泰葉翹爲內宣徽使參政事

唐懿宗咸通二年分連江

及閩諸縣永泰縣屬福州九里志在州西南三百五十里福州圖經云永泰縣唐永泰二年置以年號爲名

翹博學質直

閩惠宗擢爲福王友

閩主和初封福王

閩主以師傅禮待之多所裨益官

中謂之國翁閩主既嗣位驕縱不與翹議國事一旦閩主方視事

翹衣道士服過庭中趨出閩主召還拜之曰軍國事殷久不接對

孤之過也翹頓首曰老臣輔導無狀致陛下卽位以來無一善可

稱願乞骸骨閩主曰先帝以孤屬公政令不善公當極言奈何棄

孤去厚賜金帛慰諭令復位閩主元妃梁國夫人李氏同平章事

敏之女閩主嬖李春鶯待夫人甚薄翹諫曰夫人先帝之甥聘之

以禮奈何以新愛而棄之閻主不悅由是疎之未幾復上書言事

昶批其紙尾曰一葉隨風落御溝遂放歸永泰以壽終 唐主從

珂嘉馬全節之功

御蜀兵全金州之功也

召詣闕劉延朗求賂全節無以與

之延朗欲除全節絳州刺史羣議沸騰唐主聞之乙卯以全節爲

橫海留後 十二月壬申唐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充樞密使韓

昭允同平章事充護國節度使 乙酉唐以前匡國節度使同平

章事馮道爲司空時久無正拜三公者

後唐以來以他官兼領及檢校三公者有之無正拜

者 朝議疑其職事慮文紀欲令掌祭祀掃除

隋制三公參議院之制三公參議院之

職司徒奉祖司空行掃除禮文紀不深考遂以爲司空職掌

道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何懼

焉既而文紀自知不可乃止 閻主至昶賜洞真先生陳守元號

天師信重之乃至更易將相刑罰選舉皆與之議守元受賂請託

言無不從其門如市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九終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九

後列國紀十四

十一